遲川叅劄 乾

遲川先生奏劄第一

論官制劄 甲子

伏以日昨 筵中緣文生義轉入治道大臣遂
進隨時損益立經陳紀之請甚美意也修明獘
政丕開新化之機亶在於此而 天意持難未
蒙允可臣誠缺然大失所望不圖明良際會千
載一時而事之不如意者乃如是也臣言語拙
訥自知不足以感動 天聽故悶默而退耿耿
達宵懷不自已輒敢敷衍前說略暴愚悰伏惟
殿下今方進講孟子夫 殿下之講此何爲也

豈不欲受用而施於有政者乎孟子勸齊梁行
王道其言不啻縷縷而其大要則不過曰以先
王之心行先王之政而已臣伏覩 殿下聰睿
之資恭儉之德出於天縱求道之志願治之誠
溢於 聖衷講論經傳則日旰方食酬應機務
則夜分始寢用人則廓然大公無一毫之偏係
出令則藹然至情無一言之矯飾 殿下之心
亦庶幾於道矣然而臨御三年治效未著生靈
之困苦猶前也風俗之偷訛猶前也紀綱之頹
廢猶前也若此者何可不反求其所以然乎盍

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此正今日之謂也三代之治則古今異宜風氣亦殊固不可盡復舊制然其課農桑恤困窮制民產節財用立刑法以齊之明教化以導之能不泥於先王之制而得先王之心開先王之治者則是必有其術矣伏願 殿下毋為徒講其書而必體之於心毋徒體之於心而必施之於用以成一代之制而闡一代之治焉我國法制具載大典備細詳悉皆可為法而行之既久

視為尋常大小臣僚一任私情於是大典為虛
套而國無法矣今欲復　祖宗之治當修　祖
宗之法而但此書之列已過百年或有窒礙而
不可行者或有晦奧而不可曉者其後又有續
錄則尤為煩複有難適從只為吏胥弄奸之資
且我國喜用前規凡出於一時之流例者踵而
行之視為箴法不能更改其謬尤甚臣謂宜取
大典及續錄等書更加刪定凡窒礙者變而通
之晦奧者疏以明之廢墜者修而舉之刪其煩
複而補其遺漏至於京外大小衙門各有一切

由司 政府

之例使人人奉行而不敢違越可也今之尤甚類廢者三曰官制也田制也兵制也三者之中官制尤爲緊要若不變通斷無致治之望試略陳之今備局專主國政而政府爲閑局政院只管出納而承旨爲一該吏別設都監而本司反歸剩官數遞官負而省寺有同郵舍不管文書而吏胥得以弄法職多兼帶而無專責之實事歸曹司而無分職之意課責不明而瘝曠成習俸祿太薄而廉恥易喪此皆官制之弊也我朝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

備局以宰臣之知軍務者為堂上以武班之識字者為郎廳以為酬應邊務之地其制略似宋朝之樞密院而朝家政令無所裁斷不得不並歸備局自此賛成叅賛為養病之地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其外謬甚矣我國之人浮華無實翺翔臺閣專不事事自謂清流而機衡之重反付無物望之宰相略識字之武夫如是而望治道之成不已左乎宜遵 祖宗之法復設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紀綱立矣或者必以大臣權重為後日之慮此則不然主聖臣良則權

重不足為嫌君昏政亂則天下其無誚公若猶以此為慮而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兼領門下省事贊成參贊兼知事又擇諳鍊治體者二員稱門下省左右僕射俾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極擇堂下有計慮才望堪日後大用者兼門下給事中代行郎廳之事則名號既重事權自別庶有
朝廷體面矣且今之承旨即古之侍中尚書令而　中朝之內閣也國之大小文書莫不關由於此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大臣臺諫無

臺諫

由得聞獨承旨知之其任之重爲如何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只得奉行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又謬之甚者也臣謂宜極擇時望以充其選頻 賜顧問以重其權使之隨事封駁密贊王猷與政府相爲表裏斯可也歷代舊制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謂之三省若如臣言則不至大段變革而舊制之意實寓於其中矣今日政事之頻煩皆由於臺諫之數遞臺諫之數遞亦由於小嫌之皆避朝還夕改有同兒戲誠可怪也臣聞 祖宗朝臺諫雖有雜

者亦不避遠使兩司互相發緘云可知避嫌之大
非
祖宗之制也且或偶感微疾略有難便等
相引告如或不及尤為未安陽城居諫職七年
中間豈無些少疾病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
而亦不聞以此引避也且古之言官各自論事
故人人得盡其所見今之臺諫凡有啓辭下吏
持簡通奔走各員之家必待歸一然後啓之以
此動被拘礙不敢盡言一有違誤鬧端紛起朝
著之不靖職此之由今宜急做舊制勿為避嫌
勿為呈告凡有所懷各自陳啓惟大段舉措朝

経幄
詞掖

散官

議僉同者方爲合啓則讜言日聞而且無紛擾之患矣至如朝臣之有經學者置之經幄專責輔導君德有華藻者置之詞掖專責代賛王言其他隨其才智分置六曹及各司專責一任勿爲兼管勿爲遷動其有異績者各於其司以次陞還且諸司之不緊者合而一之員額之太多者汰而去之而又別設散官多其員數一少其祿俸凡積仕年老無田未歸者實有疾病解職就閑者有才處散無窠未遷者皆置于此一以存酬報之意一以爲錄用之階或有奉使

監兵史

差祭等事皆以此塡差則在職者無躁闕之歎失官者無落魄之歎矣外方則監兵水使皆兼帶一州令各食其地之入而置文臣判官察其細務防其縱恣則有久任責成之效而無侵奪列邑之弊矣若乃軍政則揀精壯而編束伍除老殘而收價布寬其役而返逋逃敎之藝而致精鍊田制則改量田而收漏結復大同而均民役禁立案而抑兼并除免稅而廣賦入此其大略也大抵今世之人以淸曠爲高致以勤幹爲陋俗以循私爲厚風以奉法爲薄德以數遷爲

紛華以久任爲苟且以闕節爲法典以浮議爲
公論此等風俗若不丕變則雖 聖明在上名
賢滿朝不過爲江左之偷安宋朝之委靡良法
美政亦無所用之矣伏願 殿下斷自聖心諭
于相臣奮發振作無狃近類以王道爲必可行
以 祖宗爲必可法革弊政而變偷俗新舊
而徹至治以答東土兆靈顒望之情不勝幸
取進止

玉堂應旨劄 二道

伏以臣等伏見今十三日備忘蓋聞天人一理

顯微無間休咎之應豈無所感也哉予以否德
逢天俾怒天災物怪逐日斯生弑逆重變無歲
無之萬姓嗷嗷怨咨不熄言念厥由痛自刻責
予以昏庸之質猥托臣民之上明不能燭邪武
不能去惡德不能綏民知未及長遠大信屢失
小務是察逆獄繼起人或枉死觀聽憂危氣象
慘惻動作失宜處事乖當此皆致天怒而召民
怨者也罪實在予可不懼哉噫欲修弭災之道
宜求讜直之言凡寡人闕失左右忠邪政令之
臧否民生之利病救弊之術弭患之道極陳無

許言而可採予則有賞雖或不中亦不加罪咎爾六小臣工各以所見實封條上且其協心勉職以副予畏天憂民之至意臣等奉讀再四涕泗交零上感 殿下懇惻之至誠下愧臣等輔導之無狀亦欣亦懼不容于心嗚呼時事之憂危極矣羣情之怫鬱甚矣而 殿下之教及此轉危為安轉災為祥豈在斯乎伏見近日以來竊議於屋底者不遑他慮而唯以 聖心之未悟為憂進言於 殿下者未暇他及而唯以言路之將閉為懼今 聖心已悔矣言路將開令

其何幸如之臣等識見空䟽經術鹵莽固不足以報塞　聖旨顧區區願忠之誠實倍他人則亦何敢默然而已茲敢掇拾陳編蒐採巷説䟽為十二條以擬野人獻芹之忱一曰明心學以為出治之本臣等聞心為一身之主而萬化之源故從古聖賢皆從方寸上做工夫三聖相傳不過曰危微精一四箇字而已論學莫詳於孟子而其要則但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人莫不有此心心莫不具此理反而求之道便在是此其直指要訣明白簡約初無許多說話唯其路徑不明而趍向或差則或流於放蕩或淪於枯寂而異端起焉乃程朱諸儒出而明之讀書講論所以明此心也存養省察所以養此心也內外交修本末相資為學工夫於是大備而後之學者或不能深究先聖賢立言本意章句之是尋訓詁之是講而不爲實地用功則其所以為學者口耳而已糟粕而已講析愈精而本源愈晦尚何益哉伏

見　聖上以聰睿之資加學問之功臨筵講義
出入意表其於文義之間固已見得透徹然而
喜怒愛惡之發或有未盡中節者無乃本源工
夫猶有未至而然耶伏願　聖明更加留意於
存養省察之功無間之暇事物未接則敬以直
之使此心之體虛明靜一私欲不萌以立天下
之大本事物旣接七情旣動則察其天理人欲
之分而必求其當理以行天下之達道求之於
心而有未明則講學以致其知講之於學而有
未至則主敬而培其源知行竝進動靜有養然

後工夫不差心體自正可以為出治之本矣二
曰謹辭令以順羣下之情在易巽之象曰隨風
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者順也上順下以出之
則下順上而從之斯乃聖人取象之義也唯管
仲亦曰出令當如流水順其勢而導之之謂也
自古及今未有令不順於人情而能有成者也
繫辭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言發於
一人之口而應速於千里之遠可不懼歟傳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匹夫失言猶為一身之玷
況王言一出而四方傳之萬民誦之者乎伏見
殿下喜怒之間或有失中之言酬酢之際亦多
過情之語如頃日臣鳴吉之論綾原也 殿下
以構陷王孫斥之斯所謂失中之言也張顯光
之入朝也 殿下以行當大用勉之而至今經
歲尚爾寥寥斯所謂過情之語也其他拂於人
情而致訝朝野者往往有之豈不惜哉伏願
殿下自今為始凡於辭令之間必順而出之愼
而發之使四方之人咸曰大哉王言則其於施

教化感人心之道豈曰少補之哉三曰嚴宮掖以絶街巷之議古人有言曰國之本在家宮闈之内即 殿下之家而一國之本也宮闈之政無可議然後民心咸服而敎化行焉臣等竊聽於閭閻之言光海宮人多入於内間而侍東宮者尤多或慮其傍習之漸長或疑其言語之漏通或許其嫌疑之不遠街傳巷説藉藉不已臣等伏願 殿下之心必以為此輩便習解事可備使令而决不能洗我清明之德然後言之[illegible]聞聽一不義廣選良女豈曰無人昔唐太宗[illegible]

放出宮女前後五千餘人宋仁宗有一寵姬因
諫臣之言流涕而出之況於此輩何所顧戀伏
願
聖明屛而遠之俾無竊議之事焉四曰定
大婚以慰臣民之望臣等伏見　王世子春秋
已長嘉禮將行都監既已設局三揀既已定日
而遽爾停輟當初停　命之下外人皆以爲此
由於二三臣論事件　旨之故相顧惶駭莫知
所爲及　批下南宮群疑稍釋然臣等之意終
歉未安若以爲　春宮年幼則冠禮之行已久
若以爲處子不合則京外單子來捧者多矣廣

求名族擇其賢淑以爲　宗祧之託焉可緩也
況今邊虞孔棘國事漸艱尤不可不早定大禮
以係臣民之望伏願　殿下亟命禮官斯速擧
行以釋外人之疑而定萬世之計焉五曰親勳
舊以固心膂之託周公謂伯禽曰君子不施其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傳
曰於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方今
在罪之臣皆　殿下潛邸之舊休戚所共而一
言之發上觸　天怒或棲遑於近郊或拘繫於
中道其與古昔聖賢垂訓之旨不其左乎嗚呼

李貴之忠悃　殿下所洞燭而言語之不中[illegible]
其本態可恕而不可罪也沈命世顛妄之狀頃
日備忘記洞照無餘凡在朝野誰曰不然但其
所謂不測之說加於　國母者未知指何事而
言耶使命世實有是罪則國人之所共討流竄
之典亦已末減如其不然而出於一時之妄言
則以妄言受實罪未知如何耶但二臣顛妄自
下令有請罪之舉而寂然無聞宜有以激　殿
下之怒而罪之加一等也然不論之失罪在臺
下加等之失咎在　殿下聖人之怒在物不在

已彼自有罪我無與焉則何可激而加之也古
人云飛鳥投人人自憐之向茲數臣受知於龍
潛之日盡節於艱危之際其眷眷戀主之誠非
殿下之所當憐者乎 殿下之意必以爲自古
勳臣之不得全多出於寵愛太過養成其罪之
致令之所以痛加抑斥者實爲他日保全之地
聖慮所及豈偶然哉然當此危疑之時自剪羽
翼殊非國家之福也且彼二臣惡於停婚汲汲
遑遑之狀眞足以致 殿下之疑而乃其逢賊
親屬不合大婚云者實亦國人之所共言且

光武時賈復與寇恂有隙至欲勒兵相殺光武
引發夫內還言和解竟使同車而出高祖繫蕭
何數日因衛尉之言即日赦之文帝因周勃因
薄太后之言赦復官爵唐太宗時尉遲敬德毆
江夏王道宗目幾眇侍慢極矣太宗怒而責之
不加之罪此皆 殿下之所當思者也臣竊言
亦嘗熟籍之末而既有所懷不敢更避小嫌非
私毅臣非為臣地只望 殿下之無過舉耳六
曰重相臣以責治平之效自古有為之君必得
賢明之佐同心同德言聽計從以成一時之治

如成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齊桓之管仲秦穆之百里奚漢高之蕭曹宣帝之魏丙昭烈之孔明苻秦之王猛太宗之房杜玄宗之姚宋雖隨其人才之高下各有治效之淺深而其所以廣濟一世則均焉不任相而能致治臣未之見也故人君之職論相是已相臣之職進賢是已其責雖重而其事甚省故求賢暫勞垂拱永逸[illegible]其然乎惟我 祖宗之制三公統六卿六卿[illegible]百官大小相維紀綱以立中葉以後浸削大[illegible]之權用人則專在兩銓論事則專在三司[illegible][illegible]

之權刑賞之柄不歸於政府故事無統一而朝
政日紊治平無事之時則猶得以挨過時月及
其多事擾攘如失柁之舟可勝歎哉當今之時
論　君德則高出百王之上論相臣則妙選一
時之望以至三事大夫罔匪正士然而紀綱不
立論議多歧迄經三載國勢日弱反不如權臣
在朝之時此非特相臣之罪實由委任不專而
事無統攝故也伏願　殿下深懲中葉之弊盡
復　祖宗之舊以進退刑賞之柄悉委之相臣
如是而不效則改卜他人而授之決不可悠悠

兕史人才

泛泛上下相推左牽右掣無所歐為自至於衰亂而莫之救也七曰器使人以盡一代之才臣等聞人才之有短長如器之有大小各有所宜而鮮能相通如黃霸優於治郡而短於相業龐統拙於百里而展於別駕故王者之用人猶匠石之用材棟樑榱桷各得其所其器已滿則雖久而不遷其器未滿則屢遷而不吝要使盡其才而已昔在李唐之世選司注官唯視其人能否或不次超遷或沉於下位及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愚庸皆

嘗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忻歎其時宰輔
等之不得此唐葉之所以衰而我 朝又踵此
弊其何以望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乎然此
亦中葉之弊政國初必不如此臣等聞 祖宗
朝南智年十八以白衣超拜都事未久而拜相
俞好仁天眷極隆而官止應教此可以見用人
之語法矣且大夫之秩所以叅貫庶政分總百
僚必有才德之士宜處其班而近覲 殿下輕
施於微勞而善與於賢德此非所以登崇俊良
弘濟艱難之術也伏願 殿下察於羣臣之中

隨其器而授之以職無過嗇無濫施必使賢能在上而闒茸居下則名器自重而朝廷自尊矣

八曰通庶孽以廣用人之路臣等聞禮制之定莫嚴於三代而嫡庶之名只行於私室不行於公朝門地之別莫詳於六朝而用人之際唯問其父姓不問其母族蓋天之生才無間於貴賤故王者用人不拘於門地此天理之當然而百王之所不易也我國庶孽勿叙顯官之議初出於徐選而厥後展轉一節深於一節終至子子孫孫永被禁錮雖有才德率皆抑塞而不揚於

世擯斥而不與於人乖頭屛息如負大罪無復
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傷人紀逆天理莫此爲甚
噫匹夫含冤足傷和氣况其麗不億者乎昔先
正臣李珥力主許通庶孼之論以此重得時謗
唯 宣祖大王嘗曰葵藿向日不擇旁枝人臣
願忠豈必正嫡此可以見聖人大公至正之心
矣伏願 殿下遵 宣廟之遺旨採先儒之公
言自今以後許赴文武生進等科但依經濟續
典所載勿敍顯官而政府天官三司之外則并
許隨才收錄其有才之卓異者亦不在此限以

宣湮鬱之氣以廣用才之路則足以裨世道而
致人和矣九曰除免稅以節私門之入臣竊伏
聞 祖宗朝內需司田地不爲收稅而無諸宮
家免稅之規但內需田地給與 王親則謂之
屬司而仍舊許免已爲非矣因此濫觴并與私
田冒屬內司而免之此豈法典本意乎臣竊取
考戶曹文書則免稅之數多至一萬三千餘結
顧此偏邦原結不滿數十萬而毛兵之討食日
急百官之頒祿難繼當此之時豈容以無名之
稅輸入私門使生民偏苦而國用日縮乎請

戒數遷

命一切搜出編入原結則不但私入有節國用以裕庶使外方之民咸服 聖上無私之德矣十日戒數遷以存敦樸之風昔在光武六年執金吾朱浮因日食上疏曰大漢之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閭者守宰數易迎新代舊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光武採其言終致治平臣等伏見 反正以後朝廷深惡曩日貪虐之風未免求治太速之病

凡外任之臣率皆責效於旬月之內或有爲政寬平而譽聲稍遲或有御下嚴明而不事姑息者例被白簡之評以此姦民得以議其上浮謗得以售其計不但迎送之弊民所不堪抑亦淳厚之風因此漸衰其與東漢之弊古今一轍臣等謂差除之時務在擇人既遣之後戒在數遞去其太甚毋爲過刻然後上下之分定而眞實之風興矣外方則固如是矣至於京官遞易尤數朝更夕遷有同傳舍此所以職務多曠而浮躁之習日長伏願 殿下監于此弊凡厥內外

之官必慎選必久其任使之各安其分各盡
其職而無敢妄生希冀則官事不廢而風俗亦
厚矣其一曰植公論以消朋黨之弊夫朋黨之
害國 聖上之所深惡而屢戒於群下者也今
日臣僚頗能仰體 聖意不敢為排擯之計亦
已略得和平矣第亂朝廷氣象譬如婦姑同室
交誚而內蹊面輸而背笑終不能打成一片不
無一朝橫潰之慮此固群下之罪抑恐 殿下
未盡其道而然也蓋 殿下深惡朋黨而過疑
於群下救一人則先疑其營護私黨論一人則

生疑其排擯異己差除則以多少均停爲公論識則以抑强扶弱爲公常規規於形跡色目之間而不能以無心處之故賢者不敢盡其情而不肖者有以窺其釁奈餘機心之兩忘何緣和氣之協合夫人心虛而無物則隨感而各得其正著些勝心則處事而多失其平故曰雖合做底事若有心爲之便是私意今 殿下大公之心反爲 殿下之私意古語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臣等恐他日姦人之謀害士類者以此邀取權寵者亦以此也昔人有好鷗鳥者

每朝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
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汝取來吾翫之明
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夫鷗鳥至無知也無
心而往則狎之而不疑有心而往則無故而自
驚何則忘與不忘之效也伏願 聖明絶念於
意必固我之私游神於廣大寬平之域用人則
唯視其賢否而進退之聽言則惟察其可否而
從違之君臣之間形跡兩忘則朝著之上色目
自消矣臣等聞君子之心存於道故始雖異而終
必合小人之心存於利故始雖同而終必離故曰

公則一私則萬殊伏願 殿下無疑其異無悅其同惟君子是用而公論是與焉夫君子之道長而公論行於朝廷則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各得其當自然人心悅服而世道亨泰破朋黨之術無過於此矣十二曰崇儒學以培風化之源東方道學之明莫盛於我朝而至於 宣祖朝

李滉李珥成渾諸人相繼而出蔚爲儒宗一時之人薰陶漸染講磨切磋操心律己多有可觀至于昏朝而世道之不爲禽獸者蓋有賴焉自有此以後斯文掃地師道泯絶有志之士皆

河所務式而興起焉 及正之初首召張顯光金長生朴知誠等歲致京中又有鄭曄鄭經世諸臣入而輔導君德出而敎訓諸生庶幾乎其斯文之復明於世夫何寥落至此耶無乃 上之所好有未至歟抑亦末世之不可復救歟嗚呼凡此數三儒臣其比古人則未知如何而亦可謂今日之領袖不幸鄭曄已死餘皆不立於朝死者已矣其存者可不敦諭而勸勉致之朝端使之奬誘後進乎夫風俗之不正由於道學之不明道學之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伏願 聖

明賜意焉臣等所陳條目雖多而其本只在
殿下之一心伏惟 聖明敬哉敬哉心之爲體
通古今貫動静而兼物我昭昭靈靈能寂能感
一人之心即萬物之心也萬物之心即天地之
心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和則
天地之氣亦和矣夫爲者氣也而天地萬物各
形其形通者理也而上下四方貫徹無間妙哉
心乎其大不能以寸而無物不包無感不通無
他理一而已今 殿下以五帝三王之心行五
帝三王之政則五帝三王之治斯可致矣伏願

聖明懋哉懋哉夫法久則弊生舊規不必泥也
明通則疑生小察不必用也人衆則勝天下情
不可拂也惟當本之以忠厚持之以寬大行之
以簡易守之以謹嚴期之以久遠優而游之真
民休之變以通之與化同之自然和氣協臻矣
診亦急矣臣等學識不足而忱悃有餘學識不
足發論事而多失其宜忱悃有餘故饒講而不
自知踰越厥願 聖明懋鑑焉取進止

論典禮劄 丙寅

伏以匪才職專事剽竊文字以爲綴文之資幸

而早捷科第遂廢讀書中間亦嘗有志於聖賢
之學取四書及程朱諸說而觀之則粗似有省
悟處不幸而身嬰痼疾工夫中廢至今四十而
空空如也至於禮家文字尤所蒙昧故頃年私
廟議禮時金長生朴知誠相繼陳章論議紛然
而臣未嘗求見其疏甲子冬間金長生貽書於
臣及張維趙翼諸人多所論難而臣不曾仔細
看過但以不知爲答盖臣意如此大禮自有老
於禮學者非人人所敢輕議故也上年冬 啓
運宮證勢危重人皆憂之臣適於其時忝拜上

堂而病未出謝張維簡臣曰事若不諱議禮之
責先歸玉堂雖病不可不强出須爲講究云臣
心甚憂悶欲爲辭退而呈告非時臣始取館中
所藏禮記喪服付卷考之則亦見註文註如補
亂簡其中所謂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
則爲其母緦云者略似彷彿於今日臣拈出以
示同僚過數日聞鄭經世往大臣家爲服緦之
論臣喜其同也卽見鄭經世問之則經世出案
上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一條示之仍
引據他書辭說甚多且曰聞玉堂亦有此論章

甚云臣素知經世熟於禮學且其言與禮記所
載相合卽信之不疑謂曰或有議禮之事則當
以此爲定雖 聖意不欲吾輩當合力爭之遂
與相約而還又數日張維以小札問之曰聞今
力主服緦之論此禮與今日迥然不同須待面
討臣又往見之則維曰母固有適母庶母父亦
有適父庶父乎借使今喪爲 大院之喪則亦
可以此爲證李臣聞而大悟卽見鄭經世傳此
語經世憮然稱善自此其論遂定臣又聞大臣
及禮官以爲入後不杖期爲定云而且見漢書

宣帝時有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臣以爲孫繼祖者降其父母已有古人定論無復可疑遂從不杖期之論其後又見張維言此意維曰今日事與漢宣帝不同不可以爲人後論宜從父在母喪之義服杖期云臣初不以爲然久久思之其言果是仍又自疑曰既非爲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其謂杖期者何也蓋張維已知羣議之不是而又疑宗統所壓不可無降故爲此義起之論也臣反覆詰之則維又曰三年之說可以東可以西臣謂維曰天

下寧有可以東可以西之禮文乎臣自此始知諸臣議禮之言背於的當始取儀禮禮記及諸傳記反覆參考曉夜思量積數十日豁然若見得分明觸處皆通無可疑者蓋臣不至不辨臭白亦不至全昧文理而又能不以先入爲主虛心察理唯是是求又能耐久咀嚼苦心力索故良知之天一朝開悟而不可掩遏於是出而語人曰今日之禮當以三年爲定聞者大駭到處揖笑臣又疑之曰豈有擧世同然而不爲公論者哉乃吾見之或差乎於是杜門反省者亦累

日而後益有以自信而舉世攻之而不能動臣
之一毫盖臣心存於公不自適莫故其素知也
屢變而不以為耻既知之也千萬人非之而不
可移也但見士夫間相傳為今日三年之論者
當受他日追崇之罪臣誠不免顧惜身名之私
且思國家莫重之禮不當以一人之見作俎於
舉國之議故臣不得不聯名壓降之請不料降
杖立襲主之論次第而出將使　殿下失禮之
中又失禮焉則臣心誠有所不忍者故引疾還
家搆劄欲論而以公以私恩慮萬端趑趄數日

旋即焚藁頃日陳劄追不得已略見己意非敢與朝廷相角而自前䟽至所以異論蓋廷議既已錯看禮經認爲士論今日之攻臣亦非出於他意固不足介然於臣心但臣之偏見終不可回而今日之事又非些少失禮之比知而不告告而不盡俱非人臣事君勿欺之道臣誠不幸不一言而死也臣竊念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斯乃天地之常經而不可改者也然而禮有隆殺情有屈伸故考之於經母之服應降者三庶子爲父後則爲其所生妾母服緦父在爲母

衰及爲出母服杖期是也父之服應降者一爲人後則爲其本生服不杖期是也臣竊見儀禮斬衰條爲人後章下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禰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不杖期條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章下子夏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爲人後者孰後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夫諸侯之別子爲祖而別子之子祭其別子者謂之大宗別子之庶子不得祭其別子而其子孫各立禰廟者謂之小宗以其枝派雖分而皆以別子爲始祖故小宗之事大宗猶同臣之事君而大宗之治小宗亦同君之臨臣故大宗者尊之統然則曰大宗曰小宗者乃兄弟分派之名非父子之謂也曰同宗曰族人者乃三從以上之親非祖孫之謂也其或大

宗無後將絶則取同宗族人中支子以爲後而其爲後者爲其尊祖之義甚重故謂所後爲父母而不敢以本生父母爲父母故其服降而同於伯叔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也斯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且所後之父早卒則爲其所後之父之父若祖代行三年一如適孫之爲祖後斯所謂或後祖或後曾高祖者也今之議者以親孫爲祖後者擬之於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例此臣之所未曉也夫人有子則傳子子死則傳孫理之常也不幸而無子又無孫然後

不得已取同宗之支子以為後二者之相去不
啻千里而論者强以同之何哉且所謂不貳斬
者以其服斬於所後故降期於所生何則不貳
本也非為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無一斬也無
一斬則無本也豈其可乎或者曰今 大王大
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此又無理
祖在而遭父喪者其可諉以不貳斬而降其父
之服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註
云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
年也又云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尊皆

祖卑指孫此言父可以庶其子子不可以庶其父也禮又云祖不壓孫蓋以父之服無可降之義也壓於父而降其母之服則臣固聞之矣壓於祖而降其父之服則臣未之聞也故臣以為設令今日 宣祖大王在世此服猶不當降也或曰士大夫家則固如是矣今則宗統為重下可無壓云臣請有以明之禮受國於曾祖者其父早卒則為其廢疾之祖代喪三年故子夏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夫受國於曾祖者是為曾祖後也而又謂之為祖後則疑於貳統矣

然而禮文如此蓋以直統相傳之次初不以傳重有無而爲之輕重故也然則所謂壓於宗統降其父母云者未知出於何經乎或曰廢疾之祖父雖未爲君而位在適嗣封爲世子故其服不降今 大院君位不在當立之次不可與此同例云此又不然禮長子條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疏云雖承重而不得三年者有四種焉一曰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曰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曰體而不正庶

子爲後是也四曰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又適孫條曰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則服之如衆子以此觀之廢疾之祖父旣不得傳重則其不得封爲世子而其服與衆子同也審矣其祖雖以衆子待其子而爲其孫者不敢不以父待其父初非以當立而服之者也且彼所謂當立云者乃所以明其受國於曾祖之由非謂當立故服之所重在於君之父母而不在當立詳其文義則自可見也彼廢疾之祖父若非其孫爲君則特一衆子耳有何

從服之禮今之議禮者不能通曉文意反以註解中合立二字致疑今日真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皆晉蔣萬問范宣曰適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否宣答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適者但父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此條問答分明盡出今日事者也又服制令曰無適孫則適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詳此二條則嫡下乃承重者也非出繼也為祖後也非為人

後也茲豈非炳然明甚者乎大抵無論適不[illegible]
孫其為受國於祖則一也無論當立不當立其
為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適孫承重則得以父
其父而庶孫承重則不得父其父者乎李貴等
知識之論以　大院君為當立之父蓋其意以
為光海未廢則　大院君固為　宣廟之衆子
而　殿下亦為　宣廟之衆孫矣光海父子以
幽廢母后弑兄殺弟之故得罪於宗社臣民於
是　殿下以　宣廟長孫奉　大妃之命為
宗社之主向使　大院君在世亦必為玄宗之

相王云如是立論亦自有理然臣不以爲是者
抑有說焉古人有言曰國家安則先適長危則
先有功又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
殿下當倫紀斁絕生靈塗炭之日躬倡大義以
除禍亂 宗社之托不歸於 殿下而歸於何
處乎 殿下旣已直嗣祖統無所旁繼則不以
大院君爲父而以誰爲父乎旣已 殿下之父
則非君之父母而何哉然則區區適庶長少之
說固不當與論於今日也且當初禮官獻議之
日旣以稱考稱子爲請而朝議皆以爲可則是

已知不可以爲人後論也至於今日反引爲人後之說以爲降服立喪主之證是何前後之矛盾也臣竊見合司就臣劄中語逐條論辨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云者乃指始受命之君云臣考本註則未有此語不知何所祖述而云也第見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請毁悼皇考廟時有此說彼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兩司必不肯取而爲證無乃別有先儒之論而臣未之見耶且中庸所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及王制所謂自天子達於

庶人喪從死人祭從生者云者則亦將何說而攻之耶又曰必欲於禮書中求得親孫為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為今日定制云此則是矣若禮書中果有此一款文字則臣何敢不服乎孫為祖後者徒以其父早卒故以孫承重初非斥其父而後祖者也彼後祖之孫其父雖死而其母尚在則果可以為祖後之故而以旁親待其母乎此必無之理也禮書中安得有此說乎又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今日之禮亦嘗上下附列而定之云此蓋不得

明文的證自知不足以服人而爲此苟且之言可謂惑之甚也夫所謂上附下附云者卽臨川吳氏所稱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之謂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云者昭在禮經炳如日星何待上下附列而定之乎噫三年之過迅如隙駟孝子之情寧有窮已而其不得經情直行者蓋爲先王制禮不敢踰越故抑其至情而俯就之耳今者先以私意横在胸中旣不得明文的證則又曲爲之說而求其必降是誠何心哉臣又見鄭經世前後啓劄中多有條

意刪削聖賢之言以附己說處如引喪服小記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之文則
截去中間祭以天子諸侯一句引大傳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之文則截去其上自仁率
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一句蓋以此二句爲今日
所諱故也其引儀禮斬衰條爲人後章下雷氏
註則又截去其上所後之父或早卒一句而曰
後父後祖其人未定之其引不杖期條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章下子夏傳則又截去其下族人
以支子後大宗一句而曰凡所謂爲人後者不

必指族人而言此等手段尤為未安聖賢之言體用俱備先儒註釋首尾相應今乃或截其上或截其中或截其下從其主意而資其取證不亦異哉論道理文字與綴文之法不同綴文者雖斷章取義潤色其言儘亦不妨至於論道理處差却一二字本意便別今經世欲以綴文之法移行於禮學此文人才子之事耳豈所望於經世者哉噫以子承重者謂之為父後其子早卒而以孫承重者謂之為祖後大宗無嗣將絶而取族人為後者謂之為人後其可比而同之

哉若不求本意而徒泥於爲後二字則禮所謂爲祖母後者但爲祖母後而不祭其祖爲慈母後者卽爲慈母子而不父其父乎以經世之尊門禮學而其言之無據至此其他又何說且經世如以　殿下眞爲人後則頃年在玉堂陳劄時極陳稱考之爲可何也爲人後而稱考於本親此禮見於何經稱考而降其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乎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也今日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考非也二者必居一矣或曰喪則或可以三年至於喪則尤不

可臣請以受國曾祖一條推而明之禮孫為
服期惟承適之孫代父三年彼受國於曾祖者
為其祖服斬則是以適孫自處也安有以適孫
自處而不主其喪者乎亦安有既主其喪而不
主其祭者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山陰
陸氏註云此言王者後世或吏衰亂統序既絕
其子孫有特起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立七廟
則高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
之正為庶子不祭庶子王雖後祭耳蓋光武即

劉縯之昆而南頓君之庶子特以身爲天子之
故奪宗而祭之者也然而光武上繼元帝稱爲
考廟而考南頓君難免兩考之嫌今 殿下特
起同於光武而無兩考之嫌雖非 大院君之
長子猶當奪宗而祭之況本以承重之子乃反
移宗於弟而不主其祭乎不得稱考則已既已
稱考則寧有王者之父而不享王者之祭者乎
喪服小記又曰庶子不以杖即位註云適庶俱
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
至中門外則去之今緩原爲喪主而壓於[illegible]

下不得以杖即位則是不成喪主者也綾原以
杖即位而　殿下不敢以杖即位則是　殿下
以廢子自處也　殿下與綾原俱以杖即位則
是喪有二孤也孔子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者知其爲禮也者不幸近之矣曲禮曰支子不
祭祭必告于宗子註云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
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
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　殿下旣父
大院君而使綾原主祭則是又以支子自處而
以宗子待綾原也且　殿下必不以身爲主者

之故絕其父而不祭則必將時有親祭之舉其
祝辭將稱以孝子乎將稱以介子乎欲稱孝子
則綾原已稱之矣欲稱介子則天地易位矣不
稱孝不稱介則又不成為子矣此將何以處之
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言正其父子之名也
今已稱以父子則名不可謂不正矣乃於喪制
之禮顚倒至此臣未知今日所謂名者何名耶
大槩不為稱考則今日之禮事事皆順既已稱
考則今日之禮節節難便朝廷必欲　殿下降
服立喪主則不若初不稱考之為愈也稱皇伯

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金長生之說
也稱考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趙相
禹之論也一則疑於無本一則涉於稱禰匿來
知其可也大槩父子祖孫乃萬古不易之定名
固不可傍而出之又不可截而斷之誠非人力
之所得容也夫人情有子則喜者何也不以其
繼有孫乎有孫賢則又加喜焉者何也不以其
能孝於親而推及於其祖耶然則子之有子乃
其祖之所喜未聞斥其子而子其孫也夫　殿
下何以得有此位不以其得爲　宣廟之孫乎

何以得為 宣廟之孫不以其得以 大院君為父者乎 宣廟何以得以 殿下為孫不以其得以 大院君為子者乎然則 大院君之有 殿下固 宣廟之所喜而 殿下之盡孝於大院君亦 宣廟之所加喜焉者也尚何嫌逼之有哉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夫尊祖敬宗何莫非親親之推而議者反欲以尊祖壓親親何哉今之攻臣者亦以張璁桂萼為言臣請明其不然也盖 嘉靖皇帝即 孝宗之從子而 武宗之從弟也 武宗

崩無嗣於是 嘉靖皇帝奉 太后之命入承
大位而以禮無兄弟相後之文故不繼 武宗
而以 孝宗為考於禮為順誰敢異議乃一朝
因璁萼之論追崇其父興獻帝為皇考而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悖倫亂禮莫此為甚於是何孟
春等數百人哭于闕門之外而呼曰 孝宗孝
宗盖悲 孝宗之無後而訴冤於天者也今
大院君本為 宣廟之子而 殿下本為 大
院君之子一朝無端自托於為人後之例而降
其父母則不但 大院君不得為 宣廟之子

宣祖大王亦將不得爲　殿下之祖矣不但
殿下不得父其父　宣祖大王亦將不得子其
子而孫其孫矣　祖宗在天之靈皆將致恠於
冥冥之中矣一擧而父子祖孫之倫顚倒失次
豈非人倫之變乎使孟春生於今日其肯號
宣祖而訴寃於天矣乎臣知其必不爲也卽爲
之是亦妄人而已曷足貴哉臣竊考往籍自古
帝王皆父子相承而或有變故失次而立者亦
多多矣然而未嘗無稱考之處如哥簡文帝以祖
繼孫而其父則元帝也唐宣宗以叔繼姪而未

父則憲宗也光武以踈族繼統則抚於為人後之義稱考於元帝盖以光武於元帝為姪行故也其後桓帝以章帝曾孫嗣位而於順帝為再從姪靈帝以章帝玄孫嗣位而於桓帝為三從姪則皆有稱考之處矣以從孫立者一漢宣帝是也此則無稱考之處雖為人後而亦不可謂祖為父實為難處之變禮於是大臣魏相建議以史皇孫為考而以昭帝為祖夫史皇孫非昭帝之子則宣帝既後昭帝又考史皇孫與無兩考之失亦有二本之嫌故先儒或以為非或以

為是或不敢定其是非而曰當俟通儒而質之
至今在於疑信之間以太孫立者三齊鬱
林王元成宗及皇明建文帝是也成宗之事家
無史籍未及考見齊帝追尊其父爲世宗而綱
目無貶辭建文追尊其父爲興宗而其時學士
如方孝孺者亦無異論蓋以封爲太子故也其
以藩王入承祖統者則不可遝舉而皆繼伯叔
父之後故祖其祖而不得父其父矣祖其祖父
其父矣而初非適嗣者上下數千年間獨　殿
下一人而已然則今日之禮雖與鬱林建文之

以適相承者不無差等而實爲一體之相[illegible][illegible]
視漢宣帝之爲後從祖者則判若天淵故臣嘗
曰宣帝之稱考立廟施之於宣帝則容有是非
之可議施之於今日則至當而不可易也晉
侍中孔注問於徐邈曰宣帝以悼園爲考乃其
稱謂耳不足以明服輕重向使宣帝登極後有
本父母喪亦不得行重服邈曰祖考之名非可
謬立且其時立非一帝而恭皇漢哀帝尊其父定陶王爲恭皇
德皇漢安帝尊其父清河王爲德皇皆不得稱考史皇孫稱考
當實有義宣帝超繼上代無別所承故本親不

降也夫宣帝既為人後則服斬於本親實為可
疑孔注之問所以發而徐邈之對臣不敢以為
然也故臣又嘗曰今日之喪禮施之於今日則
固為無據而施之於宣帝則至當而不可易也
臣竊見頃日 殿下答李貴之 教曰子無不
父先君之事朝廷亦無不以父待之之言臣竊
以為素實夫人子之於父母也生而盡其甘旨
之奉死而盡其喪祭之禮斯可謂之能父其父
矣今 殿下尊為王者而不幸 大院君早世
又不幸以有今日之役不得以一國之養報其

父母此誠 殿下之至慟也今後 殿下之所
得自盡者只在喪與祭而又迫於朝廷之議不
得自由 太院君之廟尚在閭閻而不得享諸
侯之祭者三年有餘矣今日之喪又降而期矣
又不得爲喪主矣不得爲喪主則將不得爲主
祭矣不得爲主祭則又將終不得致諸侯之祭
矣如是而謂之侍之以父母臣不敢信也 殿
下之誠孝通於神明凡在朝野無不感動眞可
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但因廷臣錯着經義
有此失禮之擧如使後世不知 殿下之心執

述而議　殿下則今日廷臣亦將三司交章百
僚廷請以葆明　殿下之心於千載之後爭此
臣之所以痛心腐腸而食不甘味夜不安枕者
也昔周世宗以柴氏之子爲周太祖養子嗣爲
皇帝故不敢父其父以元舅待之其父嘗以事
忿殺人綱目書之曰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
守禮犯法周主不問書法曰罪周主也曷爲罪
之不正名之過也正名其父奉之別宮守禮豈
得橫於外乎葆明又曰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經之正也然父有天下無

或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瞍存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得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為孝也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正矣今日之事雖與此大相不同而先儒所論有可取以為今日證者故臣敢并採而獻焉夫舜之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所謂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者何也生則養之

以父歿則喪之以父祭之以父而不敢以帝王之號加之於其父之謂也公羊云父母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此言子之於父母不敢加之以爵者乃所以爲尊之至也況 宣祖大王於 大院君盖嘗封之爲君矣實未嘗命之爲適嗣則程子濮議所稱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云者正爲今日道也則追崇之不可固已章章明矣禮又云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註云公子公孫之爲士爲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夫宗廟者祖宗之廟

非後王之所得私者也 大院君以 殿下
親之則父母之尊也以 祖宗視之則亦一諸
王子耳 殿下之私尊豈得容於其間乎況
大院君入廟則將有祧遷之主 大院君之靈
必不敢自安而將不享 殿下之祭矣是則
殿下之尊親適使其親得罪於 祖宗也然則
祖宗之所不禁而 殿下之所自盡者其惟衷
祭乎或曰旣不得追崇入廟則諸侯之祭將安
所施乎曰別立廟可也於古有之乎曰有之宣
光行之矣宣光中古之主而謂之古禮可乎曰

周公亦行之矣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以后稷爲始祖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詩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土俾民稼穡夫豈非禮而周公爲之夫不可入廟而又不可以無祭則此別廟之所由設也嗚呼苟非通幽明之故達禮樂之本者何足以語此乎或曰別廟則固可矣其題主及祝辭當何以稱之乎此係變禮不

可輕議然一以意推之當稱 皇考定遠大君
而其祝辭則稱 孝子國王似爲得中且其塚
墓稱陵則上逼 祖宗稱墓則下同士庶宜倣
庚園濮園故事稱之以園而加以美號優置守
塚人俾無未盡之悔可矣或曰禮官獻議稱考
而又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已爲朝廷定
論今加二字何也臣曰竊見程子論濮王典禮
議言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伯父
濮國大王云今此所論非臣之言乃程子之言
也況諸侯之祭必 殿下自主然後方可行之

則孝子之稱在所不已者也或曰今使綾原主
祭而自官備物供其祭需亦可以不陟於祭以
諸侯之禮乎曰不然所謂諸侯之禮者非特牲
牷黍稷之謂凡籩豆之陳軒架之設悉用王禮
之謂也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伯禽天
子禮樂以祭之先儒以爲賜與受皆非也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謂季氏曰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今 宗廟禮
樂豈宜設於綾原之家乎或又曰 大院君在

別廟則四代而遷在綾原則百世而不遷二者之得失不亦遠乎曰此則利害之言非臣之所敢知也乃臣之言則以爲諸侯之父自當享諸侯之祭禮文所載何敢違也禮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代漸遠而禮漸殺此國列聖之所不免何獨於 大院君疑之況代盡之後因其舊廟爲藏祧之室以時祀享如永寧殿之儀亦何不可之有哉或曰若如此言則無乃有妨於尊祖之義乎臣曰不得追崇不得入廟已爲尊祖之至而降殺之極降之不已而

降衰祭則父子之情安在哉或又曰擧國爭之以爲不可而獨任一人之偏見以抗滿朝之議惡得爲公論乎臣曰今日議禮之臣非耆年宿德臣所尊師者則乃是一時名流臣所敬重之人況其所論非出於一毫私意但欲納君於無過之地是以觸犯天威抵死力爭而不知止此誠古人之所難而一時之所共許臣非病風喪心之人豈不知循例隨波依阿其間以賭善名之爲得計乎苐以今日之事名雖繼體義同始封兹實數千年乃一有之變禮而朝廷[illegible]

王與獻帝之餘論直承祖統而目之以人後君之父母而待之以旁親其弊將至於毁先王之禮制滅父子之大倫可不懼哉昔人見有被髮而祭者歎曰不出百年此其戎乎野人之無知何足深責而識者猶以爲憂況滿朝名流擧踊無父之罪而不知悟者乎然不知而犯者其罪猶輕知而犯之者罪通於天此臣所以甘爲一時之棄人而不暇顧者也抑悔當初看得禮文太仔細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獨孟子勸之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制爲

杜預裵秀等所沮旣葬而除服及將拜陵議以衰絰行羣臣又奏旣除而復服義無所據乃止中軍將軍羊祜語人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因此明先王之法不亦善乎魏孝文帝欲行三年在廷之臣莫不沮遏至期而除之先儒胡氏以爲是用古者父在母喪之服不中節矣以此觀之擧朝之所是而一人或非之無譏於當世而或見非於後也準在其言之是非而已豈必多者爲公而寡者爲私乎或又曰此言則然矣人臣之事

君貴於防微他日如有追崇入廟之舉則是人
日別廟之議有以啓之也到此地頭將以獨力
救之乎即不能救將不免爲後世之罪人矣臣
曰吁此言實爲今日士論之所自出眞傳所謂
矯枉過直先儒所謂雖合做底事若作有心爲
之是亦不免於私者也事君之道固貴於防微
亦貴於務實何可憂後日之失禮而不救目前
之失禮乎亦何可憂吾身之得罪於他日而使
君父失禮於今日乎況以 殿下之明聖凡百
施爲動愜物情又安有他日之慮乎或又曰君

子之所惜者名節也今世之人未必盡爲知禮而同聲相應猶恐不及間或有不能無疑於心而不敢立異者盖避迎合之嫌也今雖自以爲是獨不念避嫌之義乎臣曰唯唯豈不然乎昔孔子以公冶長妻其女而以南容妻其兄之女或者以爲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薄於已而厚於兄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避嫌之事大賢所不爲况聖人乎今臣雖甚無狀乃所願則學聖賢者也何敢自顧一身之嫌而不盡其所見乎夫名者實之影也而循名以

正其實則失之者多矣迹者心之著也而撫[illegible]以求其心則失之者亦多故牧野之征名似[illegible]也而其實則奉天而討罪也葵丘之會名則是矣而其實則假仁而自利也狄仁傑之事武后其迹則迹於失節而其心則唐也馮道之事五季其迹則同於狄仁傑而其心則貪戀富貴而已何可執一而論也嗚呼今世之所尚者名也而臣之所務者實也世之所論者迹也而臣之所信者心也世無真儒是非混淆風俗澆薄乃臣欲以區區之力行古人之道於衰叔之世宜

其動輒得謗而無所容也然不容何病顧在我
者何如耳抑今日朝廷之攻臣臣固不敢以爲
憾而亦不能無惟焉傳曰議禮之家如聚訟盖
人之所見固自不同只在博考而精擇之而已
昔後魏尙書都令史陳終德遭祖母之喪欲服
三年則未有代爵之重下同諸孫則恐違後祖
之義請求詳正博士孫景邕等議以爲適孫後
祖宜持重三年太常虞芳議無適孫爲祖持重
三年正文且適孫傳重乃士以上之禮今終德
未登士秩宜同諸孫服周景邕等又議云喪[illegible]

於曾祖廢疾之祖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自
重也喪服經雖無適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
爲適孫周豈有其祖以適服已而已與庶孫同
爲祖周其義可服祖正年尚書邢鑾奏依芳議
有詔從景邕議夫終德一令史耳其持服之際
必求合禮而其時議禮之官往復設難至再至
三古人之重喪制也如此況此莫重之禮何可
無一二異同而朝廷之見乍至此何哉且盧芳
所稱禮無適孫爲祖三年正文者何也蓋儀禮
斬衰條只言爲人後者三年而不言爲祖後者

三年所謂爲人後者即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謂非以孫後祖之謂故盧芳之言如此今之爲祖三年者蓋因不杖期條子夏傳所稱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及禮記所稱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等語而推之實非本經正文也今之論者乃以爲祖後與爲人後合以一之則是本經已有爲祖三年正文又何以云無也豈今人之看禮反有詳於古人者耶此又臣之所未曉也今有訟者一人持經官文記而一人謂僞造文記而未有訛訟之跡則固直無所辨不

過以勢之强弱爲勝負而已今臣之所論節節
皆有考證廷臣之論出於强辯而實無片言隻
字可以爲據者如有剛明訟官詰其兩造先問
其所引之語出於何經次考經文本意如何先
儒註釋云何及其言果合於今日事實與否而
決之則眞僞自難逃矣其如世無訟官何哉要
之百年之後有眞儒出而是非乃定耳嗚呼今
之失禮矣但此也士友間有父母喪凡在相知
無不往哭而其哭必衰者人情之常也今 君
父遺同樣之物而不爲一番會哭乃曰哭則近

於國喪不亦反常情乎昔漢安帝遵鄧太后母
新野君之喪新野君於帝爲外曾祖母帝服緦
而百官素服晉孝武遣其舅王鎮軍之喪帝爲
之制服三日僕射以下從服此雖非禮之正而
君父有服則爲其臣者不可無從服也夫從服
者禮所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以其與彼本無
恩義而從此而服彼故謂之徒從而所從亡則
已也傳又曰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設令今日朞
年爲正服其此緦服已加四等而喪之六日
君父成服於殯前百官易吉於外庭而固從服

則近於國喪噫若是國喪羣臣自有正服又何以云從也晉武帝時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孝武帝時將烝而皇女亡侍郎范寧奏曰喪服傳言有死於宮中則三月不擧祭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使三公攝行夫嬰孩之喪禮尚如此而況於君母乎賀循祭議云禮喪者不祭非但吉凶不相干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慽故於死者無服則祭今日之喪於 宣廟實爲子婦之喪則豈無哀慽之情而殯斂纔訖祀享如平日其於情禮何如也臣

愚以為從服雖不可追行而百官並宜素服從
事既葬而後除之祭享雖不可廢而卒哭之前
毋得用樂可也臣縞者傳記古者天子諸侯居
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陰以終三年又云諸
侯既卒哭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絲不宜
複以服麻故去衰麻服縞素晉武帝雖從易月
之制而猶以縞素終三年故前史美之今日喪
禮章以不許去杖以寓壓降之義則父母之居
猶在也而其比易月之制則又已多矣今雖不
能盡三年之服亦宜縞素臨朝以終三年猶[illegible]

不失古禮也臣又見六日禮書啓辭有曰未葬之前祭從死者旣葬之後祭從生者此言似合於廬植所論虞祔練祥皆從生者之言似不爲無據但見鄭玄本註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牲器解者曰葬前謂之喪葬後謂之祭皆一時之事而包吉祭在其中云以此觀之棺槨衣衾之外凡干祭奠悉從生者豈有分別葬前葬後之理乎且旣不忍喪而祭用諸侯於禮無據禮官於此又失禮矣且所謂祭以諸侯者豈但饌品之謂乎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

歸厚敦德行厚風俗之本無大於喪死一節與
其失於薄寧失於厚況經文所載俱有明據本
非可疑者乎我國之人心性偏隘動多拘忌有
同婦人小兒譏於近似而不真實之見過於謹
嚴而少忠厚之實亦是風氣所致何獨今日爲
然哉昔在 宣廟初年私親議禮時清士論朝
務從抑損寧臣白仁傑言其大過以此見棄士
論終身不容仁傑 先朝遺直年過七十有何
所求而其時士論至此不相恕甚矣若栗子有
言司馬溫公於濮安懿王邊禮數太薄先正豈

李珥亦言 宣廟之待德興太溥濮王與德興異
隆爲傍親非今日比而先賢之論如此此豈有
所迎合而言之者哉噫處人父子之間良不易
矣於敵以下猶宜詳審况在君父彝倫攸敍禮
樂之宗天叙天秩皆從此出其於喪祭之際如
有一毫未盡不但貽 聖上無窮之恨亦將書
之史冊垂示來代所係豈不重哉今日廷臣無
非忠孝之士只緣所見未到唯以降殺爲正論
而不知過與不及均爲失禮之歸耳然人心至
公義理難誣如使朝廷平心和氣勿着私意取

儀禮爲人後章從頭至尾細細尋看待其開發之後則將惕然驚懼反躬自責之不暇攻擊異論之心何從而生乎但恐世人心麤不肯着眼看文字耳昔人有持玉而獻於王者王以爲石也怒而刖其左足再獻而又刖其右三獻而後剖之果玉也今臣之足固已刖其左矣而猶不知止者反覆思量自信尤篤冀 殿下之終剖之也伏願 聖明下臣此劄令大臣禮官及二三知禮之臣會于朝堂各以所見逐節論難勿爲雷同各陳奏劄如其所論果有以服臣之心

則臣雖萬被誅戮亦無所辭萬一臣言不謬頓翻然而改以求至當之歸何必執迷文過終日呶呶而終為後世之所笑乎古人云再斯可矣又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臣之區區亦不能無望於 聖朝也臣素多疾病中經憂患年纔強仕便成老態牙齒缺脫口不能嚼食頃年猶喫軟飯今則只啜稀粥羸骸殘骨豈得久住人間如蒙 聖恩記念前日微勞曲爲之所則許一僻郡紓其妻子之憂仍得看書養病支過數年之命是臣區區之至願如不可得亦願退歸

田野逍遙林泉以畢餘生足矣臣本有此計而感戀 天恩憐愛士類躊躇至此未敢遽決到今益無在朝之與歸意滔滔自不可遏伏願聖明憐臣至情擇於二者而處以善便之地茲實古昔聖王體羣臣之道也臣無任瞻天懇禱之至取進止

遲川先生奏劄第二

論典禮劄 戊辰

伏以臣曾在丙寅之春猥陳一劄大觸時議幾不得自保而幸賴 聖上曲垂矜恕刑章不加反蒙採納如園號之加諸侯之祭及旣期之後仍御素服皆臣劄中之意也獨立廟一欵未蒙施行臣意竊以爲 殿下之聖明豈有見得不到之理而重違羣議姑示遲延其必有待於三年之後故閔默不言以至于此今聞禫日已過毓慶神主方將告祔私廟節目已下時日已卜

云臣聞来錯愕不覺失聲大號伏惟　聖上試
垂察焉臣聞天子立七廟高曽祖禰之上更祭
三代諸侯五廟高曾祖禰與太祖而爲五大夫
祭三代庶人只祭禰雖尊卑不等隆殺有差而
由親及疎自近及遠之意則無貴賤一也唯支
子賤不敢立廟而助祭於宗子之家故禮曰庶
子不祭禰明其宗也盖所以尊禰廟而重宗法
也賤而不敢祭者固有之矣以子之貴而託其
禰於支子者臣未之聞也由禰而推之及於高
曾者固經之常也祭祖而不祭禰者臣未之聞

也世之論者皆曰義重尊祖理宜降屈臣請辨其不然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三綱也君爲臣之綱父爲子之綱夫爲妻之綱臣無降君之禮子無降父之禮婦無降夫之禮故謂之三綱綱者尊無以尚之稱也如其可降豈可謂之綱乎故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雖以帝王之尊不能超越於三綱之外而屈其尊於所尊之地者斯可見矣禮者聖人所以扶植三綱之具也今之廷臣徒知君上之尊而不知三綱之重徒

知尊祖之義而不知尊稱之禮父母之喪則必欲降而爲期祭稱之禮則必欲降屬之子曰一時所見之差爲萬古貽笑之資可勝痛哉朝廷必欲使殿下降服降祭則何不別求稱考之地而約叔祭與慶乎猶有稱考之地則名正言順寧有異議而今不能去其父母之稱者蓋亦有見於旁繼直承之義各自不同而父子祖孫之名有不可易者也既有其名斯有其實以祖事祖以禰事禰此乃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無所後之父母乎自從受短喪之後

歷代人君皆從易月之制其中奮然樹立克遵
古制見稱於史筆者纔數君而或數月而除衰
或期年而即吉未免爲後世之嗟惜惟我 殿
下孝感神明德邁今古位居帝王之尊躬蹈曾
閔之行初雖不得不動於尊祖降禰之謙議而
後乃揮斥群言執禮益堅釋麻之後仍御別殿
臨朝用玄袍翼善冠親祭起居語默之節無異
高宗之諒闇名雖降服實行三年之喪眞可爲
百王之法而獨恨禰廟久闕祀典未正致有朝
野之議臣竊惑焉孝子之喪親哀慕之情與時

澌殺而祭祀之報終始如一今也不然始則奉
妥於新闕稱以魂宮終乃降祔於舊宮稱以私
廟此豈情理之所得安乎苟爲如是則園號不
可加祭奉不可設諸侯之祭不可用也豈曰文
死曰考廟曰禰其名雖殊要之則一也有眞斯
有父矣有廟斯有禰矣父而可降不成爲父斯
而不禰不成爲廟自有經籍以来果見禰可降
之父而無禰之廟者乎高曾祖禰不闕一室祧
不可多亦不可少也而大本一差節節難處往
殿下則有祖而無禰千秋萬歲後臺東宮之時

則有曾有禰而無祖次以相傳每闕一位其於
禮何如哉當初議禮諸臣但見 聖上趈繼祖
統略同漢宣而不悟其直孫與從孫事體自別
謬引程子之說為今日證聽者未暇細求其故
同聲應之朴知誠一人之外無不入於俗論科
臼之中直似一時公論 殿下之未免勉從固
也噫旁支繼統謂之為人後一體直傳謂之為
祖後為人後則所生為伯叔為祖後則父雖廢
而名不易斯乃古今之常禮也 殿下今日之
事實太孫嗣位之類也而今欲援而擬之於從

孫繼統之例不亦左乎臣竊見近日以來士夫間所見稍稍開悟而草野之議日漸憤發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誣者如此改葬之禮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故改葬之緦卽顧喪之三年而上年興慶之遷也禮官儀註以緦服磨鍊而朝廷無異議此可見自知前禮之非而不敢更爲降殺之論者也士君子處心行事務在光明正大如知其非斯速改之無容一毫滯芥於其間而廷臣計不出此因訛襲謬猶不知變其故不難知也蓋當初所見不明致誤大禮

到令不免有遲回却顧之心諉以已定之議從爲牢守之計無乃近於恥過作非者耶近日外間之議多以追崇入廟爲言而臣之愚見獨異於此盖追王之禮始於周公而舜於瞽瞍禹於鯀湯於癸俱未有王號 殿下之尊親得如舜禹湯斯已足矣何用靡文爲哉臣愚以爲合請之日削去綾原傍題別建一廟以奉禰祭依徽園號加以美稱奏假則別制樂章祼獻則倒命廷臣而四時薦享勿與 宗廟同日以示差別之意則其於尊祖尊親之道可以兩得其宜而

昭穆不紊彛倫自正矣玆非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乎目今邉釁外結逆變內興上下
憂惶廷論方張臣之此論誠似非時不知者謂
臣為妄其知者亦必以為迂矣但念三綱五倫
人道之大經大本於此一差則人不人而國不
國故酒色荒淫未必敗人之家兵革寇難未必
亡人之國自古寧有倫紀紊亂而能保其家國
者乎古人臨死而易簀其不敢一刻安於非禮
者如此況父子之倫序祖禰之祭禮是何等大
事而乃曰姑待他日乎玆敢不避斧鉞之誅更

伸前說固知典禮已定有難輕議而愚衷所激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情亦慼矣求以回天不覺觸犯忌諱臣罪萬死伏乞 聖明恕臣狂愚察臣悃愊令禮官更議定奪以正 聖朝之祀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浦渚論禮劄

伏以臣竊見頃日儒臣劉本就臣劄逐節論辨多費辭說亦已勤矣但其言有不足以服臣之心而大有傷於世教者臣初不欲屑屑相較煩瀆 天聽而不直則道不見不容默然而已也

剳辭曰所繼以子姪之行繼伯叔父則其所承之廟有考位矣如以孫行繼祖則其無考位理勢固然如漢宣之繼昭帝是也然則自古無可降之父無禰之廟者實不然也此玉堂欲得無禰之言攻破臣言而經傳無可據之說故借宣帝之事以為立證之地而實不知宣帝未嘗無禰者也臣按漢宣帝本始元年丞相蔡義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史皇孫宜謚曰悼蓋為人後者例以子行為之而宣帝於昭帝為姪孫似違於為人後之常規而既以

他支入繼則是亦為人後故祭義之奏如此蓋
以宣帝為昭帝之子也其後元康元年丞相魏
相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於是追尊悼
園為皇考立寢廟蓋悼園於昭帝為姪子則宣
帝之既後昭帝而仍考悼園誠有二本之嫌魏
相之奏不無可疑故元帝時諫大夫尹更始等
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元帝下其議
丞相韋玄成等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及平帝時
大司馬莽奏孝宣皇帝以兄孫為孝昭皇帝後
而孝元之世皇考廟以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

父違於禮制請皇高祖廟毀勿修奏可其後程子論此事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而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甚矣蓋程子之意以為宣帝既為他支之所生則入繼之後所當稱考於所後而以本生為私親者也非謂為祖後者壓於宗統而降其父母如今日論者之說也夫蔡義魏相皆孝宣之名相尹更始韋玄成亦孝元之名臣而其所言互相牴牾王莽之言又不足為公論則是終前漢之世未

有定論而千載之後得程子一言而方為歸一
之論也以此觀之宣帝非當無稱廟但捨其當
稱之孝昭而稱其不當稱之悼園故先儒非之
耳非以立稱為非也曾在丙寅金長生入城議
禮曰　聖上之稱祖於　宣廟為宜而稱考於
興慶為非云臣問天下固有有祖而無父之人
乎長生曰宣帝稱考悼園而程子非之帝王家
雖無考位儘亦不妨臣持綱目本文示之則長
生之意少回而猶不肯快捨前見上年長生又
以書來問臣答書曰程子本意蓋以為宣帝雖

以孫行繼統而既為他支所生則是亦為人後故稱考於孝昭而稱叔於史皇孫乃為合禮者也試取綱目見之則自可悟也其後長生貽書於執義鄭弘溟叩令見崔鳴吉之書以漢宣稱考於孝昭為是而以吾之䟽稱祖父為非崔鳴吉之言是也云云蓋長生之說比前稍變而猶未悟直孫從孫之不同又疑　聖上之稱考於宣廟為合禮而猶不敢自以為是多所疑難此其未及熟思之致而一變則至於道矣今玉堂祖述長生餘論而不知長生於宣帝之事已從

臣言而改其前見眞所謂守株而求兔者也竊意
父子之倫無間於貴賤而其生則謂之父其廟
即謂之禰廟中之主即謂之考其名雖殊其實
一也古人事亾之禮尤重於事存故等為宫室
制為祭祀自禰而及於祖自祖而及於曾高何
莫非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不容已也禮
曰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自仁率親等而
上之至于祖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知禰而
不知祖君子謂之野人知祖而不知禰者其將
以為何如哉古人知禰廟之不可闕也故衛輒

之於靈公漢宣之於悼考雖所稱者非稱而稱之名分則不廢禮雖亡而羊則存矣今之廷臣乃欲去稱以尊祖而不得其説則曰其無考位理勢固然噫無稱則無父無父則不可以爲人爲此論者雖謂之衛輒之罪人可也劉辭又曰禮所謂爲人後未見其必專指族人後而非指爲祖後者也既父外有所後則其不可兼後其父同也此一款實爲劉中主意而其於大本領處看得錯了故所言節節生病不成説話良可歎也夫爲人後爲祖後之同異見於兩賓劉中

已為備陳今下復廣引經傳但以家家行用人所易曉者明之臣按朱子家禮斬衰條曰其正服則子為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為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其義服則為人後者為所後父也為所後祖及曾高承重者也夫孫之於祖其服本期而父卒而承祖之重則代父服斬於其祖之喪此所謂加服者也為人後者其服本經而既為父子則於義不可不以父母待之此所謂義服者也若曰為祖後者無包於為人後之中則朱子何故判作兩條着得加字義字以别

之後使崇子而不足信也則固不敢知以爲可信則此豈非明白易見者乎劉辭又曰未見有父外後祖而無後其父者也春見一人如此乃謂古今常禮下亦誤乎意是何言之容易也試以士大夫常行之禮言之父死而承祖之重者常常有之未聞有自稱父外後祖而遂斥其父而不祭者也設令爲此說者不幸而長子先亡則其將斥其子而以其孫爲養子者乎此其可笑之甚也且父外後祖四字古所未有尤爲可駭世間寧有外其父而出之者乎劉辭又

曰人者對己之稱父子是兩人故父亦可謂之
人也父之外超繼祖後則是亦爲人後也噫此
等之字旣始見於今日誠非人子之所忍言也
若如此言則是祖自祖父自父孫自孫而天屬
之親同於路人惡在其恩義之重哉禮曰親親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傍殺而親畢矣
解者曰由己身言之上有父而下有子宜言以
一爲二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由父
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故曰以三爲五意無父則
何以有子無子則何以有孫是三者形體雖分

氣脈相貫恩愛之重實為一體而今欲劈而二
之何其不仁之甚歟劉辭又曰超繼祖後世未
常有故禮經不別出超繼祖後之文噫父歿則
子繼子亾則孫繼理之常也何乃謂世未常有
乎臣按儀禮長子條下註明有嫡孫為後庶孫
為後之文嫡孫條下註又曰有嫡子者無嫡孫
子夏傳又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禮記又曰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此果不見於經
傳者乎劉辭又曰以兄繼弟者亦謂之父子此
言必因春秋僖公父視閔公之語而發也然所

謂父視云者蓋曰然之如父云爾其眾定為父子之名者乎臣按春秋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兄弟同為一代也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此明弟不為兄後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此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賀循云兄弟不合繼位昭穆程子曰祧只祧得服絕者兄弟相繼則廟雖多儘不妨此皆古人之定論也且以古人已行之事言之魯之隱桓皆當穆位晉之惠

懷同位異坐處之中宗睿宗皆處昭位宋之太祖太宗合為一世此史冊之明證也至於我朝明廟之於　仁宗稱兄而不稱考此列聖之成憲也考諸經傳稽諸史籍參諸本朝其不以傳國之次為父子也若是其明白而今乃曰以兄繼弟者亦謂之父子何其惑之甚也劉辭又曰大院君　宣祖之別子即是小宗也　殿下於大院君為出繼之子也此言尤無謂也噫光海未廢之前則光海固為　宣祖之嫡子而　興慶固為　宣祖之別子矣光海廢矣大宗無所託而

殿下以 宣祖之孫承 宣祖之重則 殿下
乃傳重之嫡孫也興慶乃君之父母也嫡孫之
父其可謂之小宗乎大宗小宗云者乃兄弟分
派之名非所以加於父子也今以傳重之故抑
其父爲小宗則是以兄弟待父母也不亦悖理
之甚乎劉歆又曰禰廟之闕事之變也事之變
禮從而變噫其諸異乎臣所聞矣孔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先儒解之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所因謂
三綱五常蓋制度文爲隨一時而損益天叙天

秩亘萬古而不變此所謂有所革有所因者也令乃諉以事變而廢父子之大倫其可謂知聖人制禮之本者乎劉辭又曰豈可取本生應降之親以滿其數致有無後爲統之失乎噫本生之親乃對其所後父母而稱之者也 殿下旣無所後父母則其可以本生之稱加於 興慶乎以滿其數四字尤爲悖理噫父子之名豈爲充數而設者哉以孫承父以父承祖原來一條纉緒今乃欲降父以承祖何其與古人所謂由父親祖由子親孫之義相戾乎臣恐爲統之失

不在此而在彼也劉辭又曰以親祖代之[illegible]
則親祖尤爲重超繼祖後者尤宜降於本親也
亦古所未有之言也噫傳親固輕矣旣爲其後
則便是父母何可輕重於其間乎且旣曰尤宜
降於本親則爲祖後者之於父母其服將降而
爲功緦者乎劉辭又曰當初廷臣定議降服爲
期雖其節目出於 聖孝之至情有過於禮者
而其大綱實合禮經正意此亦苟且之言也先
王制禮齊斬之制期功之節各有定限所謂不
敢過亦不敢不及者也 玉堂箚以 殿下實爲

人後則初喪之不去杖祥後之素服改着之繐
麻決非為人後者之服而今乃曰實合禮經何
哉以臣觀之此潮金篇已失其大旨而其問辨
語之無形種種可駭將為千古笑囮有不足多
辨者矣世之論者皆曰　殿下上承祖統而
與慶來曾躬踐大位不可以秦立之文入於正
統之中而立廟而祭之又曰別廟則似褻而疑
於二宗廟此為不可云如非讀禮之人鮮不為
此言所誤臣請有以明之伏願　聖明勿以頑
復為厭而截留特賜覽焉臣按儀禮[illegible]

曰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鄭玄註曰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先儒又釋鄭註曰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此祖與父合立而廢疾不立故已當主是受國於曾祖此二者自是不立今君立不關父祖又曰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君之父受國於祖而復早卒今君乃受國於曾祖也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

疾不任喪事則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曰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者已聞命矣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朞則復無主未知何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臣就此㮣商其父與祖廢疾不立而其孫受國於曾祖則其立實不由於父祖而爲其廢疾不立之父與祖皆服喪三年者已雖受國於曾祖而不以他支入繼則是所謂曾祖後而非人後者也其父其祖之名固未嘗易也不可以不爲傳重之故而降其

三年之通喪此古人預慮後世事變之無窮而就經文演出言外之意以垂法於後世者也但此等變禮不常有於天下故雖有其文而無其事矣其後一千年而宋光宗有疾不能服孝宗之喪朱子引此註下一款以定寧宗代喪之議而曰趙商問答分明畫出今日事又五百年而至於 殿下之朝朴知誠又引此註上一款以爲 殿下服喪之證而世人不信其言群起而攻之甚者至於著說斥之曰儀禮註疏乃漢唐儒者所爲本不足信何其與朱子引證之意異

歟抑今人之賢有過於朱子者乎雖然此註之言文字簡古若非研精覃思以求之誠未易尋其要領看者之未免疑惑固也而天子諸侯正統傍期服圖廢疾之父書於正統之中此則一見便可悟也 興慶初雖非 宣祖之長子臨海永昌已爲光海所殺而光海又以得罪倫紀之故爲國人所廢而 殿下以親孫超繼祖統則 興慶即所謂廢疾早卒之父也 殿下即所謂今君之立不關父祖者也 興慶之當爲殿下正統之親寧有一毫可疑者乎至於立廟

一款臣又因鄭註而推之曰孫之於祖例服朞年唯承重之長孫代父而服斬古之禮也彼受國於曾祖者代其早卒之父服其廢疾未立之祖是所謂代喪者也代喪者主喪者也主喪者主祭者也寧有既主其喪而不主其祭者乎臣又按左氏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禮記祭法載此語而先儒劉氏解之曰瞽瞍頑而無德非所得以宗者鯀有以死勤事之功非瞽瞍比故當為祖又曰祖有功宗有德者百

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臣因此推之黃帝顓頊帝堯帝舜皆天子也鯀與瞽瞍皆人臣也若以廷臣尊祖之說論之則瞽瞍當壓於黃帝顓頊帝堯而不得享舜之祭鯀當壓於黃帝顓頊帝舜而不得享禹之祭矣然而聖王之制旣如彼先儒之論又如此豈不以人倫之重莫大於父子旣謂之父則當以父祭之爵位之貴賤功德之輕

重有不足計者耶否如今人之言則瞽瞍之不
題當使舜之弟象為之而劉說以為自與宗竟
之廟不相妨者何耶古之三皆高曾祖禰與太
祖之廟各為一廟而同堂異室之制始於東漢
實非古禮則廟雖有二亦何所嫌宣帝之皇考
廟先儒譏其稱考非譏其立廟也如使稱考而
可也則豈有不祭之考乎故臣以為今日之禮
所爭只在稱考一節既已稱考則廟在其中矣
但追崇非古禮也宗廟之中列聖處為臣實不
能無疑於此故參考古禮傚依前代敢獻別立

禰廟之議自謂如此而後可以無欠於尊尊親親之大義而或以自作禮文斥之或以國有二廟疑之臣竊惑焉嘗古無降父之禮而自今日而降之古無無禰之廟而自今日而闕矣問其故則曰變禮自當如此噫所謂變禮者乃是制度節文之末因時損益之謂豈父子大倫之謂乎別廟之制明有歷代可倣之規者則以爲自作而斥之降父闕禰千古所未有之變則視爲應行之禮而不以爲疑臣實未曉其故也臣又見儒臣劄辭曰爲此論者以此爲疑 殿下之

道也臣等之意則以爲禮義之正導 殿下乃
眞忠於 殿下也噫此言奚爲而至哉使臣眞
有一毫希望之心則稍沒稜角與衆俯仰自可
坐享榮寵何苦而拚舍目前之坦途身自犯於群
非衆怒之中被人蹴踏至此哉臣非病風而妄
罵者其於利害取捨之際決必不若是其昏惑
也徒以三綱五倫乃生民秉彝之天而一朝如
此誠可寒心而臣之處地又非如草野疏遠之
臣一言不合納履而去者之比故目見朝廷之
天禮不敢任他越視重言複說盡誠號呼求以

開一時之惑而置　君父於無過之地此外有
何求哉而朝廷不諒臣之本意反加以不近之
謗有若操戈攻擊者之為古人朋友講磨之道
恐不當如是也雖然使窮天地亘萬古不可易
之大經大法賴臣言而不墜則臣雖萬被僇辱
亦無所恨臣少時師事金長生而與趙翼張維
託交之分自謂無負於古人不幸入日論議之
間未免異同張維見得是非不為不明而出入
其言例持兩端所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
也金長生身雖在外而不以年德自多乎心話

氣只書往復論此事不已古人所謂衣不思恩思
之不得不措者其庶幾矣趙翼曾在乙丑冬來
來見臣臣以儀禮爲人後章下旋人之支子徵
大宗之語反覆陳之則翼頓解悟而去至言於
政院僚席數日間其言傳播搢紳遂懲譏誚
疏臣矬而問之則曰族人之子且以爲子況於
親孫獨不可爲己子乎自此與臣角立其論愈
往愈甚臣曾見其所謂服議者其言與劄中之
說互相出入而抑有大可笑者焉其言曰以建
言之則稱祖豈非也又曰以孫繼祖昔當稱祖

爲稱号曰此則未可知也然名稱則恐當稱祖云云是以稱祖爲可耶爲不可耶何其所見之不定乎噫禮有本末名位其本也節文其末也今於祖稱名稱猶未勘定尚何所據而議其降殺之節乎至於衛輒稱祖之失朱子之明訓而諉以闕語而不信爲人後者謂所生爲伯叔程子之定論而託以義起而不從歐陽脩稱考本生之議司馬光呂公著及程朱諸賢皆以爲非而乃引而爲證顛倒千載已定之是非眩亂一時士夫之耳目此無他故良由於所見多帶了

自是之病重也臣篤情之臣經春抱病藥餌之
命軍務重地決難久曠而規外加由異恩隆重
控疏乞免溫批又降猥諸分義實蹐悚惕但念
士可殺不可辱況臣忝在大夫之列被人情外
之斥其何敢強顏立朝行呼唱於道路乎此臣
所以彷徨悶蹙進退維谷不得不一併煩瀆者
也伏乞 聖明諒臣至情早許休退以勵人臣
廉恥之節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與谿谷同被罪罰劄 己巳

伏以臣數年以來屛迹避謗公堂之外絶不見

人朝家論議邈不聞知近日連接朝報似有關
端而臣既未詳顚末何能與論是非但見朕前
政目大提學臣張維乃蒙　特旨補外臣於此
不得不為世道發一長吁也維之為人似無適
時才用而文章節行冠絕儒林求之古人亦不
多得幸遭　明時致身卿相政柄文衡隆顯極
矣而胣胣退讓自同布衣門無雜賓望高一世
可謂人間瑞物席上儒珍天固為　殿下生此
人而　殿下用之不卒反投之蠻瘴之鄉雖無
多疾病不耐煩劇違棄　君親踏撓支事也可

生還誠所難必臣竊憐而悲之臣與維結髮交游到今二毛名雖朋友情實兄弟出處進退理無異同維旣有罪臣固難免而一日之政臣除西銓維斥南州語默暫殊榮枯頓異尤厥禍源臣亦自疑闕默就列獨何顏面伏惟 天地父母察臣情事鐫臣職名得令與維同受罪罰則沒齒丘壑臣亦無憾臣不勝激切懇祝之至取進止

宗無後將絶則取同宗族人中支子以為後而其為後者為其尊祖之義甚重故謂所後為父母而不敢以本生父母為父母故其服降而同於伯叔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也斯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且所後之父早卒則為其所後之父之父若祖代行三年一如適孫之為祖後斯所謂或後祖或後曾高祖者也今之議者以親孫為祖後者擬之於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例此臣之所未曉也夫人有子則傳子子死則傳孫理之常也不幸而無子又無孫然後

不得已取同宗之支子以為後二者之相去不
啻千里而論者强以同之何哉且所謂不貳斬
者以其服斬於所後故降期於所主何則不貳
本也非為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無一斬也無
一斬則無本也豈其可乎或者曰今 大王大
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此又無理
祖在而遭父喪者其可諉以不貳斬而降其父
之服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註
云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
年也又云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尊者

生逕誠所難必臣窮辯再悉之臣與作結異交
游到今二毛名維明交情實兄弟出處進退理
無異同維苟有罪臣固難免而一日之政臣除
再銓維亦南州語默暫殊榮枯頓異求厥禍源
臣亦自疑問黙趨列獨何顏面伏乞 天地父
母察臣情事鐫臣職名得令與維同受罪罰具
後菑丘壑臣亦無憾臣不勝激切懇祝之至取
進止

醫林正印